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科目：文化研究概論(6161)

考試日期：102 年 2 月 4 日 第 3 節

系所班別：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組別：社文所

第 1 頁，共 5 頁

【不可使用計算機】*作答前請先核對試題、答案卷(試卷)與准考證之所組別與考科是否相符！！

一、以下摘錄自吳濁流（1900-1976）的《無花果》，請細讀後提出你的評論與看法。（50%）

最近痛切地感到的是，當時的新聞記者，一年比一年減少了。即使尚在人間的，不是轉業就是隱居，幾乎都已和筆絕緣。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如果不執筆，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

在二二八事件已過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卻的固然不少，也有無論如何不能忘懷的，仍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想追憶著這些不能忘懷的心影，把我所見所聞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

當時我是《民報》的記者。在這之前是《臺灣新生報》的記者，所以在了解事件發生前後的關係上，正佔有很方便的立場。

但是，要了解這個事件的真相，無論如何，非探求其遠因不可。沒有了解它的遠因而要捕捉事件的根本是不可能的。要知道這根本，就有檢討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的境遇的必要。究竟臺灣人是什麼？在這裏不必詳論，就依人類學者或歷史家的了解下個結論，臺灣人的大部分是漢民族的後裔，是從大陸移住到這裏來的。

臺灣在甲午戰爭時，由於清朝戰敗，做為賠償，割讓給日本，那時，毫不考慮臺灣人的意志，擅自把臺灣給了日本。

日本強盜式地接收了臺灣。但是，臺灣是臺灣人所開拓的，並沒有借用清朝的力量。這和美國的開拓，情形正相仿。並且，臺灣人之中，有在明朝滅亡時，亡命來此的人的子孫。以後不堪清朝的統治，逃亡而來的人也有。在大陸，志不得酬，為求新的天地，移住過來的也有。這些臺灣人，用自己的力量開拓了臺灣。因此，臺灣人並沒有把清朝當做祖國看待。因而，不服清朝的統治，掀起多次的叛亂反抗清朝，被清朝認為是難於統治的蠻夷。但是臺灣人的腦子裏，有自己的國家。那就是明朝——漢族之國，這就是臺灣人的祖國。清朝同意割臺灣與日本，臺灣人是不接受的。臺灣人認為，用自己的力量開拓的臺灣，清朝竟擅自割讓給日本，是什麼道理？憤慨之餘，民眾都奮起抗日。據著村莊抵抗，被攻破了，又在山野抗戰。這樣在各地進行的抗戰，決不是清朝打的戰。當然，在清朝軍人之中，也有幾個參加戰爭，死而不屈的。但是，決不是如後來的歷史家所寫的，有組織地成立民主國來抵抗的。抵抗的情形，既不是有組織的，也不是有系統的。這一點，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科目：文化研究概論(6161)

考試日期：102 年 2 月 4 日 第 3 節

系所班別：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組別：社文所

第 2 頁，共 5 頁

【不可使用計算機】*作答前請先核對試題、答案卷(試卷)與准考證之所組別與考科是否相符！！

(中間刪節)

歸納以上的話，大概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吧！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既沒有橫的連絡，也沒有縱的系統。更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臺灣人在無意識中，認識臺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我們的祖先，經過無數的艱難辛苦與努力建設起來的村莊，每一寸土地都有祖先流下的汗、血與淚。爲了保衛村莊，與瘴癟、番人或外敵搏鬥而犧牲的也不少。現在奉祀在義民廟的神靈，都是爲村莊而戰死的英雄。把這些英雄的神靈稱做義民爺，尊稱他們如同自己的父執。爲了祭祀這些英靈，臺灣人每年花費莫大的金錢，舉行盛大祭典。這義民廟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中灌流在臺灣人的血液中。保衛自己的村莊是自己的義務，這種觀念，不知何時，在無意識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這種精神，一旦有了外敵，自然就要顯露出來。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湧起抗日的感情，產生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自動地馳赴抗日戰線參加抗戰。所以，不必有命令。勝與負也是他們所不考慮的，只認爲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就對不起祖先，一死也在所不辭。躊躇不前，村莊就會被日軍強佔。被佔了就完了，在被佔之前，非戰鬥不可，於是臺灣人受這種感情所驅使，一齊站起來，在各村各自勇敢地奮戰。當時抗日的傳說，我在小時候所聽到的，安平鎮以胡家爲中心，涼傘頂是以誰爲中心，則不會知道，我的伯父中也有一人參加這個戰役，後來被日本當局知道了，被當成土匪，日軍數次來逮捕，見日軍來便逃亡，我的家終於被日軍燒燬。六家是以林家，北埔是以姜家爲中心。臺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臺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決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並不是漢人的戰敗。臺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有，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臺灣的。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所以臺灣人掀起無數次的叛亂抵抗日本，結果都歸於慘敗。這種武力的鬥爭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科目：文化研究概論(6161)

考試日期：102 年 2 月 4 日 第 3 節

系所班別：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組別：社文所

第 3 頁，共 5 頁

【不可使用計算機】*作答前請先核對試題、答案卷(試卷)與准考證之所組別與考科是否相符！！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人覺悟到，用武力無法與日本對抗，才改變形式，利用文化運動，提高民族意識。這時，清朝已亡，民國興起，臺灣人對祖國的思慕又深了一層。這祖國愛，因為是抽象的，觀念型的感情，用言語是不能說明的。現在就把我的生平做為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它吧！我在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五年出生，完全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沒機會接觸過祖國的文化，似乎不會有祖國的觀念，但是，事情並不能如此簡單地憑理論來解釋。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這種心情，在曾是清朝統治下的人，是當然的，像我一樣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才出生的人，也會有這種心情，實在不可思議。境遇非常可憐的人我不會知道，像我這樣，中等的，並沒有遭到什麼苦況，儘管如此，對日本人的作為，卻都是反抗的。這就是所謂民族意識吧！這民族意識是自身外來的，還是本來就存在於體內的呢？抑或是由於殖民地的緣故，自然發生的呢？我不知道，但是，自知殖民地的臺灣人，反抗只有自取滅亡，發生了反抗的衝動，也知道不能有什麼作用，明知如此，還敢抱持這種心情，是愚笨透頂，在聰明人看來，恐怕極其幼稚之至。明知如此，而不能妥協的自己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沒有什麼辦法。然而，是否有不顧一切勇敢戰鬥的勇氣呢？也沒有。始終只是個中間份子，不偏不倚的隱藏在灰色裏，永遠不平不滿，不能從牢騷感情脫出一步。這樣的感情，是連我自身都嫌厭的。這恐怕就是殖民地型的性格吧！也就是說我是這種中間性格的所存者，日本人所做的事，不論其好壞，都不能滿意，要加以反抗，這反抗心，是怎樣來的，我想檢討檢討。那就談我的生長和環境吧！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科目：文化研究概論(6161)

考試日期：102 年 2 月 4 日 第 3 節

系所班別：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組別：社文所

第 4 頁，共 5 頁

【不可使用計算機】*作答前請先核對試題、答案卷(試卷)與准考證之所組別與考科是否相符！！

二、翻譯（英譯中）：（配分 50%，請掌握時間）

- a. 翻譯以下選文(20%)--Paik Nak-Chung "The Division System in Crisis"
- b. 先列出此段文字的關鍵字（關鍵概念），然後以短論方式，說明其這些關鍵概念所鋪陳出的核心論點，並評論與發揮你的看法(30%)。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ystem"

The theory of the division system assumes t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divided Korean peninsula cannot be satisfactorily explicated as long as we consider the two systems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separately or confine ourselves to onl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rd "system," that is,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systems of the two Koreas. For the reality of the divided peninsula involves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as well as opposi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with foreign powers constantly exerting influence as well.

The fact that we are not arraying the three kinds of systems in a *linear* fashion may seem to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but actually it contributes to eliminating confusion. That is, the world-system, the division system within it, and the two "systems" that constitute the division system are realiti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levels while having specific relationships among one another. We have said that of the three,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corresponds to a social system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

So what we call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 South Korea, for example, is not a system complete in itself, but only a subcategory of the world-system, signifying something like "South Korea mostly equipped with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North Korea represents another subcateg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entails intricate questions quite other than those relevant to South Korea. But if we admit that North Korea and eve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re countries wher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took power and established certain (more or less) socialist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societies where socialism as such was realized, we can then agree that these socialist systems are not independent systems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and its superstructure, the modern interstate system.

國立交通大學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科目：文化研究概論(6161)

考試日期：102 年 2 月 4 日 第 3 節

系所班別：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組別：社文所

第 5 頁，共 5 頁

【不可使用計算機】*作答前請先核對試題、答案卷(試卷)與准考證之所組別與考科是否相符！！

Thus, neither of the two Korean societies can be a self-complete system, not just because they are merely subcategories of the world-system but because, unlike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been divided,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the two Koreas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determining power with which the latter operates in them are mediated by a more or less solidified structure constructed by the division. This makes inevitab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vision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s" of either North or South cannot be adequately explicated without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system as a middle term. This is not merely an epistemological matter; it is also a matter of praxis in tha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y effective movement is inconceivable separate from the task of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whether the movement in question aims at reunification, or at ameliorat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a divided half, or—on a larger scale—at reform or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ystem.